

漢陽縣志資料選編

1986年

9

漢陽縣志
編委會
辦公室編

陶承同志是《我的一家》一书的作者。被誉为“延安五老”

中，有两老（徐特立、谢觉哉）为其作序。该书在全国影响甚大，

后被拍成电影《革命家庭》。陶的丈夫欧阳梅生，在大革命失败

后任中共汉阳县委组织部长（同时还任省委秘书），后病故；其

子欧阳立安也在汉阳县委做过小交通，《我的一家》中有较详记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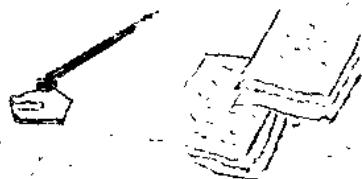
1982年11月23日，我县志办公室人员曾去长沙马王堆疗养

院拜访陶老，陶虽年近九旬，但还能回忆起当年在汉阳的斗争生活；

翌日，又访问了陶的次子欧阳应坚（时任十五冶党委书记）。本辑

根据与陶承、欧阳应坚母子的谈话录音，整理后刊载于后。

编者



汉阳县志资料选编

第九集

目 录

汉阳县的建制沿革及地望变迁.....喻宗汉(1)

近代汉阳县的驻军情况.....吴济平(17)

回忆录 吴运铎同志谈自己的一生.....高雨山整理(27)

正本学校纪略.....高士英(37)

余昌杰沙市打擂始末.....吴良知(41)

消灭汪步青后敌我争夺侏儒的前后.....尹明阶(53)

诗词选载 汉皋沦陷纪事诗(并序).....傅彦明(43)

汉阳人物 万流.....高雨山(61)

李本忠.....高雨山(65)

艾毓英.....郑桓武(69)

密昌晖.....高雨山(87)

(第十辑)

回忆见闻录

- 回忆在汉阳的斗争生活.....陶 承 (1)
- 谈欧阳梅生、张浩等人的情况.....欧阳应坚 (3)
- 从秋收起义到红军川阳独立团创建.....郑桓武 (13)
- 我所经历的几件事.....艾毓英 (4)
- 汉阳县城解放纪实.....杨春亭 (34)
- 抗战胜利后的汉阳县暨黄陵乡政权组织.....苏振东 (38)
- 国民党汉阳县党部几个阶段的人事情况.....杨春亭 (40)
- 撤销“区公所”改建“区公署”之简况..... (43)
- 遴选“国大代表”的闹剧..... (55)

钩沉考证篇

- 汉阳城防及衙署修废考.....余季雅 (44)
- 赤壁之战的战场究竟在哪里.....冯亚健 (47)

百业史话

- 《汉阳周报》的创刊及其它.....杨春亭 (56)

记“朱德和”杂货商号.....刘良万（59）

汉阳衡陽师范学校的创办与合并.....杨春亭（71）

汉阳普化善堂兴衰之始末.....刘慎思（74）

✓ 县城教会所办三所中学简况.....丁 芒（77）

记万泽生其人其事.....王明清（79）

旧 志 摘 登

夏口县与汉阳县分合之经过.....摘自《新辑汉阳识略》（93）

武汉市与汉阳县划界之经过.....摘自《新辑汉阳识略》（99）

武昌县与汉阳县辖区划分之指令.....（101）

诗 词 选 载

王孟谷和他的《突星阁诗钞》.....刘慎思（102）

汉 阳 人 物

高 纯一.....高雨山（103）

张坦熊.....丁 芒（111）

小 资 料

汉阳卫生事务所简介.....	(33)
成立中共汉阳败县委会情况.....	(32)
汉阳城区药店一览表.....	(33)
我军民抗击日寇的几个故事.....	(58)
贺龙部队攻打黄陵矶后的简况.....	(107)

附 录

汉阳县1986年大事记要.....	(117)
1~10辑总目录.....	(126)
编后语.....	(138)



湖北省汉阳县的建制沿革及地望变迁

喻宗汉

《隋书·地理志》均阳郡汉阳县条原注云：“开皇十七年置，曰汉津。大业初，改焉。”这是有关今湖北汉阳县的现存最早记载。

《元和郡县志》卷27均州条总序所记更详，云：“本汉安陆县地。晋于今州西临嶂山下置沔阳县，江夏郡目上昶城移理焉。后郡又移理夏口，沔阳县属郡下不改。入陈废。隋开皇九年（589年），置戍；十七年（597年），废戍，改置汉津县，属均阳郡。大业二年（606年），改为汉阳县。武德四年（621年），分均阳郡于汉阳县置均州及县，并自临嶂山下改移于今理。”据此，汉阳县名始于隋炀帝大业二年，至今已一千二百七十余年。

今汉阳县的前身沔阳县，始设于东晋初，下经宋、齐，至梁末废省，共历时二百三十余年。隋文帝统一，在沔阳故址置戍，八年后废戍，改设汉津县。又过九年，改名汉阳县，迄今。

一、汉阳始建县址当在今汉阳县（蔡甸）城

头山下，唐初才迁于今武汉市汉阳区龟

山下。

一般说法认为，汉阳县治从隋代建县以来就在今汉阳龟山脚下。

但，核对史籍，却发现并非如此。

上引《元和郡县志》说得很清楚。唐武德四年前后的汉阳县治不在同一个地方。武德四年前的汉阳县以及前此的汉津县乃至东晋所置沔阳县，皆在临嶂山下。武德四年起，县治才由临嶂山下迁至《元和郡县志》（成书于唐元和八年，即813年）所记的治所。

临嶂山，据《元和郡县志》卷27沔州汉阳条载：“在县西六十里。”《嘉靖汉阳府志》、《大清一统志》、《读史方輿纪要》及《湖北通志》也都有同类的记载。

《嘉靖汉阳府志》又云：“宋咸宁七年，德安府迁治于此，筑城守之，故又以临嶂山为城头山，尚存城基。”按：“咸宁七年”当为咸淳七年（1271年）之误。这年后，临嶂山便又称为城头山了。

今汉阳县（即蔡甸镇，今汉阳区以西六十里）附近，汉水南岸，尚有一山名“城头山”，民间也有称之为“沉豆山”的。据家父（老船工）讲，昔日汉江多运豆船，至城头山每遇风浪，非沉豆于江则船难行，方言中“沉豆”与“城头”谐音，故名。此山势颇盘曲，紧逼汉水，汉水自西北经蔡甸北流来，触山而稍转东北，略成一回弯。地形险要，随时置县设城是可能的。这一带虽还另有几座山，但只有城头山与古文献记载相当。因此，今城头山应即古临嶂山，亦即隋汉阳县治。

唐武德四年，汉阳县迁治。《元和郡县志》卷27沔州汉阳条下载：“鲁山，一名大别山，在县东北一百步。其山前枕蜀江，北带汉

水。”可知唐初迁治后的治所在蜀江（即今长江）、汉水汇流处龟山西南一百步处，即今汉阳龟山南。迁治后，历经各朝，未见移动。《太平寰宇记》卷131汉阳军下“四至八到”指出：“东至鄂州（治今武昌）大江中流为界三里，至鄂州七里。”汉阳县治与军治同一，可见北宋初地望与唐同。《舆地纪胜》卷79荆湖北路汉阳军条云：“据凤栖之峻峰，倚大别之巨麓，蜀江西来，汉水东入。”可证到南宋汉阳地望仍未变。唐宋以降，汉阳地望一直依旧，各书记载略同，不一一赘证。

解放初，汉阳城区舍入武汉市，汉阳县则迁治蔡甸镇，以至今。

二、隋唐以来汉阳县隶属关系的变化

隋始设汉阳县时，属沔阳郡

唐武德四年，“分沔阳郡，于汉阳县置沔州。”（见上引《元和郡县志》）这是今汉阳兼作郡的第一个州级治所。隋唐实行州（郡）县二级区划，汉阳县时属沔州。

天宝元年（742），沔州改称汉阳郡，仍治汉阳。肃宗乾元初（758年）复为沔州。此后，沔州与汉阳郡互通而多称沔州，或经常连称。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沔州一度撤废，四年复置。宝历二年（826年）废除沔州，汉阳城不再兼作州郡治，汉阳县改隶鄂州。

唐末、五代十国时期，汉阳先后属 吴和南唐，仍隶鄂州。后周

显德五年（958年），周世宗打败南唐，取得包括汉阳在内的长江北岸地，汉阳转属后周，升为汉阳军治所。由此，汉阳再次提高了在历史政区变化中的地位。

宋代沿袭后周，仍设汉阳军，治所不变，辖汉阳、汉川二县。太宗至道三年（997），分全国为十五路，汉阳军属荆湖北路。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汉阳军废，汉阳县转属鄂州。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复置，仍领原二县。南宋高宗绍兴五年（1135年），汉阳军又废，二年后复置。嗣后不变。

元世祖至元十一年（宋度宗咸淳十年）十二月（即1275年1月），元军攻下鄂州，宋权知汉阳军王仪降元，留任，汉阳军依旧。至元十四年（1277年），升汉阳军为汉阳府，仍领汉阳、汉川二县。

明初，汉阳府属湖广行省。洪武九年（1376年），行省改置“承宣布政使司”（习惯上仍称“省”）。同年降汉阳府为州，属武昌府。十三年（1380年）复置汉阳府如故。不久，汉阳府一度改属河南，二十四年（1391年）仍改属湖广，终明不变。

清初，汉阳府仍属湖广。康熙三年（1664年）分湖广为湖北、湖南二省，汉阳府属湖北。以后，府境逐渐扩大，至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共领汉阳、汉川、黄陂、孝感四县及沔阳一州。

时汉阳县属下的汉口镇迅速发展。明设汉口镇巡检司，“在县治

北二里，汉水南。”清初，改设于北岸，并分为仁义、礼智两司，移同知驻今汉口地。看来，汉口在明时所指应包括汉水两岸为重，大概从清初以后才专指汉水北岸，并成为全国四大镇之一。

到近代，汉口的重要地位被帝国主义看中。咸丰八年（1858年）的中英《天津条约》将汉口镇开为商埠。以后，英德俄日等帝国主义相继在汉口设立租界。汉口镇急剧地发展成为半殖民地大都市。其地位之重要，使汉阳县署无力统辖。终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准湖广总督张之洞之议，于汉口设夏口厅，治今汉口地。夏口厅与汉阳县同属汉阳府，由于其地位显赫，汉阳府也相应上升到历史上空前的地位。

辛亥革命建立民国后，废府存县，汉阳府撤废，只留汉阳县。迄今。解放后，江城三镇合设武汉市，汉阳县则属孝感专区。现在，汉阳县与汉阳区同属武汉市。

三、隋唐以来汉阳城的修建及兴废过程

隋建汉阳县的最初十五年，治临嶧山下。其时有无建城，抑或就防于沔阳故城？史无明文。

唐初有否筑城？《元和郡县志》等书无记载，同治《汉阳县志》认为迁治时即“枕鲁山而城之”，未知所据，不能凭信。

唐玄宗年间（712—755年），李白有诗《泛沔州城南郎官湖》云：“张公多逸兴，共泛沔城隅。”似可证唐中叶汉阳是有城的。

沔州治汉阳，沔州城乃汉阳城。此城是否唐初即有，以及唐后期兴废如何，均已不可确考。

北宋后期，据《嘉靖汉阳府志》载：“宣和三年（1121年）水涨城坏。”可知宣和三年以前是有城的，但不知此城是否为北宋初乃至唐初就有，也不知毁坏程度如何。

南宋初，胡寅（1093—1151年）有《登南纪楼》一诗。南纪楼即南门城楼，在汉阳军治，既可登临，此楼当时必有。但不知汉阳城存否，抑或城毁而残余此楼？

南宋宁宗时，黄干知汉阳军，他认为汉阳“最关利害而不可不预图者，无城壁之可恃也。”慨叹“何独汉阳而无城”，因而坚决主张“城壁之不可以不筑也”。据此可知，当时汉阳已无城可守。因为汉阳筑城“不惟可以守汉阳，而亦所以蔽武昌也”，黄干便力主修城，并拟出了修城规模：“依郡治后小山向西筑至朝天门，即自朝天门斜取壕东门，过水军寨，至南纪门，沿堤包筑后，接郡治后山。周回不满七里。则四而皆有城壁。”

黄干的建议无疑是有利于国计民生且切实可行的，但“请筑未行”，文献中亦无黄干筑城的记载。光绪《汉阳县志》营建略“城”条云：“咸淳十年（1274年）始如干所请修筑。”但别书无此记载。且《嘉靖汉阳府志》载有淳祐三年（1243年）知军徐安民捐资修城在先，其时有城无疑，但不知继黄干后何时修建。既淳祐三年已有城

可修。足见《汉阳县志》所记失实。

元代汉阳城防不可考。

《嘉靖汉阳府志》创置志城垣条载有：“旧志云，古城门八：东迎春、南沙洲、西孝感、北汉广、东南朝天、西南汉南、西北下议、东北庆贺。又云古城周回一千七十二丈，东南枕大江、北控陂湖……按赵志（注：明宣德七年志）则汉阳古已有城，但所注八门者不知何代城。”

这是汉阳城有确切规模的最早记载，它比明清时汉阳城大。《湖北通志》认为此城为府初修，似不然。南宋黄干请筑城时，引古论今，且拟出具体规模，却只字未提曾有此大城。若唐宋时即有，黄干岂能不引以为证？另，八门之中，“西孝感”，似以西向孝感而名，今孝感在汉阳西北，或然。但，孝感得名在五代南唐时，唐时称孝昌县。依此，则此城更似不应唐初就有。元代以前，舆地史籍皆无筑汉阳城的记载。《嘉靖汉阳府志》已明说“不知何代城”，不知《湖北通志》所据何在，似不可信。

元末，徐寿辉率众起义，国号天完。至正十六年（1356年），再次攻占汉阳，并在此建立都城。三年多后迁都江州（《元史·顺帝纪》）。由此，似可推断有八门之城建于此时。作为政权中心，自然得有一定规模的城防。农民政权历来给地主阶级仇视，一旦失败，城防设施多被捣毁（太平军自汉阳退兵，清军毁汉阳外城便为一例）。

明人对天完都城，自必不愿宣扬，故史籍不载，明后期的府志作者也就不知，或知而不便说，故曰“不知何代城”。

明初，因旧址改筑汉阳城。还在元末甲辰年（1364年），便开始重修城防（此亦可证天完都城已毁，可能就毁于迁都江州后不久）时由知府程瑞主持。东门朝宗楼、南门南纪楼、西门凤山楼皆为此初建。城东南临江，北跨凤栖山，周围七百五十六丈。原有四门，后北门塞，止存三门。正统十三年（1448年），补修三城门楼。

正德六年（1511年），刘六、刘七率农民军攻城。时城墙过于单薄，几难巡行，全靠临时绑扎树木，依墙构成支架，人行其上，才勉强得以支持。鉴此，嘉靖三年（1524年），知府孔凤承修里城，加宽了墙厚。此为大修，修后牢固易守。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南城圯，官府补修。初，城屡修屡圯。据嘉靖府志作者朱衣解释，城内古有郎官湖，遇雨则积水自南城下水闸外泄。弘治末年（约1505年前），湖边居民填湖建屋种菜，止一沟泄流，雨久水多，则泄流不及。因此，长期浸蚀，城基不坚，故屡圯。后在作者的提议下，掘地丈余，木石填窍，复以条石，然后始用青砖石灰砌之，南城乃坚固。由此可知，明时汉阳经济已有很大发展，人口增加，居民点扩大，以至填湖为地，筑屋种菜。南城临江，交通便利，城防的修建当然也随之更重要了。

以后，汉阳城又曾多次维修。明末，经过农民大起义的战争时期，

汉阳城被毁。

清统一后，顺治十八年（1661年），重建汉阳城，里城增高数尺，此乃全面大修。雍正四年（1726年）又增修城东南数尺，以后，嗣有倾圮，叠请修葺。到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打下汉阳，于城西筑外城。咸丰六年太平军退，清军毁外城。光绪五年（1879年），官府修复坍塌的城楼。六年，修西城。二十四年，修南谿。这是关于汉阳修城的最后记载。

到清末，汉阳城的最终规制为：“砖城，周七百九十一丈三尺。门三……门各一谿楼，东南临江，水闸各一。西阻湖，北跨凤栖山。”清时汉阳城比明时增高数尺，增大35丈，更加牢固。这也许是因为汉口镇的迅速发展，使作为府治的汉阳城的地位也随之提高的缘故吧？

近现代，工商业迅速发展，城墙的设置已成为交通运输、经济交流的严重障碍。北伐战争带来的大革命洪流，更使拆除象征封建保守的城墙形成时尚。继武昌城之后，汉阳城也于1928年拆除。至今凤栖山一带尚余“北城路”“面大街”等与汉阳城有关的地名，但汉阳城墙本身却在历史上消失了。

四、关于汉阳商业发展的点滴看法

武汉素有“九省通衢”之称，这对工商业的发展无疑非常有利，因之能较早地成为重要的商业都市。古代交通以水路则帆船是主要的工具，而帆船经不起大风浪，因之江中沙洲的存在与否。对于商业中

心的形成和变化是个重要的条件。据《元和郡县志》：“鸚鵡洲在（江夏）县西南二里。”《太平寰宇记》：“鸚鵡洲在大江东。（江夏）县西南二里。”可知唐宋时鸚鵡洲是属江夏县（治今武昌）并距今武昌一面道的沙洲。鸚鵡洲是商船停泊的集中地。靠近武昌的南市距洲最近，自然成为货物集散中心，即形成商场。南宋时陆游的《入蜀记》及范成大的《吴船录》都极大兴趣地描写了南市的繁盛景象。

唐宋时武昌商场及后来的汉口商场，历来为人们称道。西汉阳的商业发展情况则相对被人们忽视，本文拟就零散记载，谈点肤浅看法。

《輿地纪胜》卷79景物下“刘公洲”条下云：“元祐八年，有沙洲涌出，知军刘谊种荻其上，因号刘公洲。”可知北宋元祐八年（1093年）时江中近汉阳处出现了刘公洲。据同治时《汉阳县志》载：“秦志曰：洲自三里坡直抵南纪门，荻苇繁茂。盖此洲跨府城东南，扞江涛商聚贾舶，为利久远。”大约刘公洲淤生后，汉阳江边便有了船泊在附近停靠，往来通商。因刚开始通商，可想见规模不会很大，远远压不过江对岸的武昌商场。

南宋初，胡寅《登南纪楼》诗中云：“西望巫峡峰，东望洞庭湖，南望大江横，北望楚王墟。平时十万户，鸛瓦百贾区；夜半车击谷，差鳞衔舳舻。麦麻漫沃衍，宋家足粳鱼；深山鸡犬接，谁复识于菟。……”南纪楼即当时汉阳城的南门楼。胡寅所描述的繁荣景象大概即指汉阳。从那夜半车行、满岸船泊、从那人口众多、住宅密集的情况

来看，似乎可说南宋时汉阳已成为异端热闹的商业口岸了。但，仅就“十万户”而言，就可看出胡寅是极大地夸耀了汉阳的宏富。

北宋初，汉阳军有户“主一千四百三十九，客二千二百八十。”共三千七百多户（当然难免有匿户情况）。北宋初距胡寅时不过百余年，突增几十倍（即增至十万户），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自然增殖有限、亦无大批人口迁来的迹象），是绝无可能的，即使增加几倍也是很困难的。何况，汉阳军曾于绍兴五年（1135年）撤废，据《舆地纪胜》，“以户口减少故也。”可见南宋初汉阳的户口是在减少，就更无可能猛增了。南宋晚期汉阳知军黄干曾说：“本军城内外户口不下三千人家……本军两县乡村共二万户。”这就告诉我们，南宋时汉阳军两县才有二万户，与十万户相差甚远。若单指汉阳城，则三千户更是一个很小的数目。因此，十万户若指军境，已是很大夸张；若仅指汉阳城内外就很不可信了。据此，估计南宋时汉阳应已有一定发展，并具有一定的商业规模，以至足以激发诗人的吟赞。但，发展相当有限，比之同时的鄂州（今武昌）商场，仍是望尘莫及的。

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汉阳军升为汉阳府，汉阳县由原下县升为中县。这反映了汉阳的经济有所发展。元末，农民军在汉阳建都，除了有其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原因外，同时也表明汉阳的经济发展已到了能满足建立一个都城所需要的程度了。当然，发展想必仍有限。